



阿桑的形影

「你清明有欲轉來無？」「彼工透早就欲培墓，傷趕啦，我無想欲轉去。」「那無你是當時會轉來？前擺對過年到今嘛遐久矣！」「歇熱啦，我會tshuā因仔做伙轉去。」「好啦，好啦，隨在你啦，較捷(tsiáp)敲電話轉來……」

一冬兩擺轉去南部，看著的阿桑一擺恰一擺無仝。是猶會騎oo-too-bái去四界躉，毋過看電視the佇椅仔，就開始眈龜的時間愈來愈緊，對假喙齒攏提掉了後，著愛用兩排齒岸哺物件，定定會嫌我煮的菜無夠爛。較早的阿桑才毋是按呢咧，佇我因仔团的目調裡，伊是敢若親像布袋戲內底「高長(tshiáng)大漢、功夫厲害、任考不倒」的武林高手。

阮兜躄佇庄跤，厝裡作穡種弓蕉，別的因仔禮拜日歇熱攏誠歡喜，干焦我就煩惱，著愛綴去弓蕉園割葉仔、顧水、薙草……。其實厝裡我算上細漢，攏揀輕可的代誌做，粗重的阿桑恰阿兄阿姊早就做甲差不多，毋過我上驚薙草，一个腰脊骨是跔(khû)甲強欲斷去，看別逝(tsuā)的人愈薙愈遠，規氣坐佇弓蕉跤歇睏，一站仔，阿桑就會越頭來共我鬥薙。

阮欲去弓蕉園愛過一條闊bóng-bóng的溪仔，彼陣無人咧撐渡，若欲騎oo-too-bái去園裡，對橋過著愛躉一大輾。佇阮庄仔頭，差不多逐間厝攏有一隻竹排仔，縛佇溪仔邊，排仔用竹篙撐咧撐咧就過溪矣，阮因仔陣定定划排仔耍水，嘛定定予大人喝閣走咧逐(jiok)。

逐家攏有家己的排仔，遮的排仔按怎來呢？別人我是毋知，阮兜的是阿桑家己做。佇清明雨水開始欲濟的進前，阿桑會先去買一寡比大腿較粗的竹仔，攢(tshuân)一坵(khann)火炭，看竹仔若有彎彎的所在，就用火慢慢仔烘，等竹仔小可變軟，才細膩仔彫予伊直。等甲攏彫好勢，才共竹仔鋸平長，排予整齊，頂懸園細枝竹仔拍橫的用鉛線縛予伊緼(ân)。

若講做到遮煞工，就無算真正gâu。阿桑閣會佇排仔頭遐，那烘那彫，予規个翹起來，按呢撐排仔的時陣，頭前的水才袂潑入來，這才是做排仔的真功夫，有人毋是竹仔烘甲臭火焦破空，就是彫甲pit去。規个排仔做好著愛閣漆一沿點仔膠，會當擋較久袂漚(àu)去。上煞尾揀一枝較粗勇的竹仔，佇頭仔遐鬥一塊鐵仔，撐排仔的時陣，竹篙才袂浮起來歹出力。

一隻排仔用無幾冬就會漚去，若無閣做一隻新的，毋是坐厝邊的，就是愛潦水過溪。欲潦水著愛等到寒人水較淺的時陣，阿桑行佇頭前，我綴佇後壁，毋敢離傷遠。拄開始，阿桑會那行那試，看佗位水較淺，著愛躉一大輾才會到對面，毋過水濟水少那會逐工攏仝款？有當時仔，我哼(hainn)講水傷深，伊就會共我mooh咧行。

阮兜因仔一大摺，若干焦靠一坵園種弓蕉，著愛拍算像阮阿母講的食飯攪沙。阿桑佇隔壁鄉美濃遐租一塊地，咧種薰仔葉抑是種稻仔。我若綴去，毋是欲去鬥做工課，遐有一

个客家囡仔會tshuā我去掠田嬰、欲(hop)水雞、水溝仔耍水……。我會記得細漢的時陣，佇大廳內底，一布袋一布袋壘甲懸懸的粟仔，若厝裡欲無米矣，阿桑就會車一袋粟仔去米絞予人磅，才閣車一袋白米轉來。

我上愛稻仔割了後，粟仔曝佇弓蕉寮內底，暗時，阿桑共粟仔扒扒做一堆，跔邊仔鋪一條草蓆仔，掛一領蠔罩，睏蹠遐顧。我逐擺欲恰阿桑跔遐做伙睏，煞毋知伊攞會去買一罐米酒頭仔恰一包塗豆，家己一个沓沓仔欸，我就有塗豆通好食，猶閣阿母無看著嘛較袂覷覷唸。

阮兜厝跔邊有一塊地，細細塊仔，平常時種甘蔗，佇阿兄讀私立大學的時陣，遐的甘蔗收收咧來賣，拄好予伊註冊。有一冬，阿桑想講來種寡甘仔蜜，看會收較濟無？慘矣！彼冬，足濟人攞咧種柑仔蜜，結果大落價無人欲收，阿桑挽一寡仔載去菜市仔賣，規晷無人來問一下。阮逐家拍拚食嘛是無法度，柑仔蜜挽無工錢，囡仔園裡予伊爛較規氣，後擺，阿桑就感(tsheh)心無愛閣種矣。

阿桑共一粒oo-tóo-bái的電池縛佇鐵架仔頂懸，閣取兩枝刺竹，一枝縛電線，竹仔尾鬥一塊鐵仔，一枝縛漁網，共鐵架仔揸起來，按呢就會使去電魚。阿桑佇溪仔，一手擡一枝竹仔，電的開關接佇手裡，若共開關揸落去，魚仔楞去就一隻一隻浮起來，網仔等佇邊仔共較大隻的撈起來，較細隻的過一站仔醒起來就會洩走，若有足大隻猶未昏去，電就閣共伊催落去。有當時仔，浮起來的若看著長長，著愛注意是鱔魚抑是水蛇，毋通生狂就欲去撈。我佇溪仔邊，揸漁筐(khah)仔綴咧行，阿桑的網仔若欲溘矣，就共竹仔伸過來，予我倒魚入去筐仔內。

有一擺，拄著風颳天去學校考試，考到一半，聽著póng一下足大聲，後來才知影學校的椰子樹去予風搥倒。彼下晡轉去厝，一入去大廳，哪會感覺內底誠通光，擡頭一看，才發覺厝頂破幾若个空，厝瓦予風吹吹去，幾若間房間攞誠傷重。風颳走矣，阮無閒咧搨掃厝裡的路糊糜仔，清洗物件；阿桑恰大兄趕緊去磚仔窯搶買厝瓦，若跔手傷慢，就會有錢嘛無地買。阿桑peh去厝頂補瓦，大兄佇下跤搜紅毛塗，我干焦會當佇邊仔揸水恰斟茶。阿桑是攞無講按怎，後來換大兄peh去厝頂，伊才講對頂懸看落來是會必必掣(phih-phih-tshuah)。

佇逐坵弓蕉園裡，差不多攞會拚一个井通淹水。這款井毋是像咱一般看著的，用一條索仔縛水桶落去上水，彼是簡單一枝水管，頂懸接一台phòng-phuh(pump)仔咧抽水。阿桑恰大姑的後生揣一寡仔人做伙，若有人倩就去園裡共人拚井，拚井攞愛靠人的氣力，毋是一項輕可的代誌。先揀好所在，挖一个空，倒水落去共塗浸軟，雙手擡一枝尖頭鐵管，插落去，拔起來、插落去、拔起來……，一站仔手若痠，著愛換別人來。邊仔一个人鬥相共倒水落去，我若有綴去，這款上簡單的工課，定定是我咧鬥做。留佇塗跔面頂的鐵管愈來愈短，鐵管的尾溜有螺絲牙，會使閣接一節鐵管。

鐵管愈接愈長，愈拍入去塗跔底，就愈歹出力，這個時陣著愛佇鐵管拍橫縛一枝柴箍，看起來親像基督教的「十字架」全款，毋過是倒反的。一拚一个人，扛起來、放落去，扛起來，放落去……，喙閣愛做伙喝：「Héh siooh héh siooh……。」若下跤石頭足濟，速度就會慢落來，上驚拄著毋知偌大粒的石頭，過一站仔無法度共石頭仔拚開，頭前就攞算做白工，著愛閣換別个所在重來；抑是這位拚無水，嘛是著愛重來。

若看鐵管長度差不多矣，會佇頭仔恰尾溜攞接一塊邊仔開喙的鐵管，按呢水拍通的時陣，才袂像噴泉全款，共逐家噴甲澹糊糊。逐家攞會注意毋通倚去彼个開喙的方向，干焦我

這個愛綴路的毋知死活，有一擺，水噴出來！毋是ooh，是路糊糜仔噴出來！噴甲我規頭規面。逐个大人笑哈哈，我看個攏干焦穿一領內褲爾爾，規身軀全塗水，我嘛綴咧歡喜。

我較早誠愛去溪仔釣魚、泗水，阿桑驚阮危險，是毋准阮去的，其實我有一擺險險仔淹死佇遐，轉去對啥人攏嘛毋敢講！有一工，佢因仔伴透中晝去釣魚，遠遠看著對面敢若是阿桑撐排仔欲過來，驚一下魚釣仔緊收收咧轉去，嘛毋知彼个人是毋是阿桑，有看著我無？阿桑一到厝，共我拖去伸手仔藏釣竿仔遐，共釣竿仔擡起來，一下就過(at)做兩kueh。一手扭我的手，一手擡釣竿仔掙(sut)我的尻川phué，我哀爸叫母伊嘛無欲放我煞……。我到這馬攏袂愛閣釣魚，毋知敢是為著這件代誌？

阿桑定定佇阮攏食飽，桌頂賭一寡仔菜，倒一碗高粱的、參茸的、米酒頭仔……，橫直看厝裡有啥物酒就淋啥物，共遐的菜配配咧。有當時仔，淋煞身軀洗洗咧就去睏，有當時仔，會閣出去外口佢人繼落去淋。有一擺，我佢阿母睏去矣，阿桑轉來，阮聽著聲攏精神，阿母唸講：「遐愛淋，哪會無愛淋予死佇外口，莫轉來！」我聽著一下掬喙phué的聲，阿母共我攬迤迤(ân-ân)，我感覺伊的身軀輕輕仔顫(tsùn)咧、顫咧。

阿母往生的時陣，我載阿桑去公所辦證明，頭一擺注意去看阿桑的身份證。阿桑就佇溪仔對面彼引出世，是予阿母招過來的，伊攏毋捌佢阮講較早的代誌，我嘛無想著欲去問伊。阮大姊這馬嫁去佇遐，逐擺去揣大姊，對遐經過嘛毋知影阿桑就是佇遐大漢的。

我定定會共因仔講阿公較早的代誌，個這馬轉去看著的，是老砵砵、講話聽攏無，放屁閣大聲的阿公。我欲予個知，阿公佇少年的時陣，是啥物攏會曉，真正有夠gâu。

創作理念

南部的故鄉這陣賭阿桑、大兄兩個人蹠佇遐，我佇北部食頭路、娶某生困，一冬無轉去幾擺。細漢四界走的庄跤景緻，留佇記持的上內底，其中，阿桑辛苦勞動的形影佔誠大部分。這馬，阿桑已經無閣少年，我想欲共較早記持內底，阿桑佇我的目矚內，永遠懸大的形影寫落來，表達我的感謝佢敬意，嘛欲佢佇細漢發生的一寡仔代誌做一擺和解。

陳昆龍

貓頭鷹圖書館職員

